

浅论明真法师 的唯识佛学思想

◎宗显



1990年,在台北松山寺复刊的《狮子吼》杂志^[1]曾为明真法师示寂周年出专辑,在其社论中恭敬老法师是“现代僧宝的典型”。复刊于台湾的《狮子吼》杂志,如此推崇这位大陆现代高僧,确实有一些殊胜因缘,因《狮子吼》的创办人道安法师^[2]及其后继者灵根法师曾是南岳佛教讲习所的学僧,均受教于明老;且该刊创办之初,明老为其大力支持者和主要撰稿人。然明老亦确是“我国著名爱国高僧”^[3]、“中国佛教界之世纪伟人”^[4],故有此海峡两岸同悼之行谊。

明老于1902年出生于湖北荆门,1923年出家于武昌莲溪寺,次年赴南岳受具,旋即依灵涛法师求学于南岳金鸡林僧伽学校。后校长素禅法师被杀害,灵涛法师等逃难他方,有载云:“民国十六年二月,湖南衡阳罗汉寺办佛学院,由释灵涛、明真领导。”^[5]1927年,灵涛法师回祝圣寺主办“南岳佛学讲习所”,聘请明老为国文教员。明老执教之余又依灵涛法师学唯识诸教理,不久便主讲唯识^[6]。1947年春,南台寺恢复停办的南岳佛学研究社,以研究唯识、三论为主,便请明老主讲《成唯识论》、《教观纲宗》等。1948年明老还应邀在国立师范学院演讲过《五重唯识观》。可见明老师承南岳灵涛法师,对唯识深有研究。

今年为明老示寂二十周年,南岳佛教协会发起纪念活动,又以前辈硕德多赞明老“教宗唯识,行在禅宗”,后学特从“教宗唯识”,这个角度简介明老之唯识佛学思想以为纪念。

师承南岳灵涛法师

南岳佛教在民国时期具有重要地位,有云:“现代

中国佛教,如果以中华民国的诞生前夕为其起点的话,不用说,掀起现代佛教诞生的厥为两位人物,前期的一位是寄禅大师,后期的一位是太虚大师。而以地点来说,则应该一以武昌为中心,一以南岳为中心……盖寄禅大师出身南岳,领袖群僧,与默庵大师同为清末衡山僧林之瑰宝,庵禅二大师弟子道阶,则尤为南岳之俊杰,并又皆影响太虚之师匠。道阶后而有空也、灵涛、明真。”^[7]

灵涛法师(1884-1951),湖南湘乡人,1908年于南岳祝圣寺依天然法师(1874-1912)剃度。天然法师是南岳默庵长老^[8]的弟子,故灵涛在祝圣寺依师祖默庵受学。受具戒后始出门求学于尊美、寄云等,亦曾赴南洋各地参学。1919年返祝圣寺深入经藏,以通达法相唯识著称^[9],后出世弘法亦以唯识为主。自1924年在南岳天柱峰下创办金鸡林僧伽学校,开始南岳的新僧教育,至1928年将该校迁到祝圣寺恢复,改名为“南岳佛学讲习所”,灵涛法师讲授过《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课程^[10],编著出版有《摄大乘论随录》、《因明入正理论随录》等书。

对于灵涛法师的唯识学成就,唯识专家唐大圆^[11]曾赞叹其“研究的深入”,“于古注隐晦处发明不少,因为检所知依所知相入所知相三分中之深隐义,大圆向日以为百索而不易得解者,而此随录竟能涣然冰释,如启幽谷见天日者!”民国道安法师也说:“最近二十年来,灵涛法师之唯识大盛,开南岳佛教学术上空前之风气。法师所讲《成唯识论》三次,《因明》十余次、《唯识二十论》、《三十颂》、《八识规矩颂》十余次。《摄大乘论》多次,并已出版《摄大乘论随录》、《不思议菩

萨经随录》、《圆觉经随录》、《因明入正理随录》，今《摄论》、《唯识论》、《因明论》等随录，均又重新勘定，拟重新再印为整齐化，预备出版”^[12]。山西李克居士也曾有文赞叹灵涛法师。^[13]明老在南岳即依止灵涛法师修学唯识。

在南岳国立师范学院演讲《五重唯识观》

李克居士曾说“这篇论著可以代表他研习唯识学方面的佛学思想”，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这部作品系1948年的讲演，明老于八日后整理成文，发表在《正信》上，副标题为“在南岳国立师范学院佛学研究会讲”，后被收录入《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26册。

一、用“时下流行的用语”阐述复杂明详，“且勿失真相”

明老对唯识学五位百法，总括为“生活的全部元素”，如下表：

生活的元素	心法八	主要成分为知（心里的活动）
	心所法五十	主要成分为情与意（心里的活动）
	色法十一	<div> <div>内五根</div> <div>外六尘</div> </div>
		<div> <div>自根——生理的机构</div> <div>他根——社会的组织</div> <div>前五尘——物理的世界</div> <div>法尘——意识想象构画的世界</div> </div>
	不相应行法二十四	关于时空数量同异动力诸范畴
	无为法六	真理及真理之模写

此“五位百法，在我们的生活里，互相牵涉，几如连环锁链，是折捶不散的，是平等无有高低的。我们强调知识为生活的重心，用知识来统摄五位百法，应知此乃人为的思想体系，只要我们善于运用，仍然是可自由变通的”。明老认为，如以“色法”为重心，则可建立“唯物论”；如以“无为法”为重心，建立唯理论；这些建立都是不离佛法的，如唯心论，即是“赖耶缘起”；唯理论，即是“真如缘起”；唯物等余三法，则是“法界缘起”，或者说是“六大缘起”。他说“佛法是反映生活解释生活的，我们生活本身，原本就是这样圆融无碍的”、“灵活运用唯识，而不致为唯识的名相所困惑，以自陷于唯识所破斥的法执。”法师对于唯识学坚持公正立场，认为“中国的天台、贤首，向贬抑唯识，说非圆顿大教，在我个人，多少是认为有点冤枉的。”

二、详解“五重唯识观”，以为生活之方便

五重唯识观之提倡，最早见于中国唯识宗奠基人之一窥基所著《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唯识义章》。明老则通俗易懂地传授给我们。明老说：“现前的身心世界，俱为所观境”，“我们皆应有精密的观察，透辟的观照，以便明辨染净，知所修断”，关于如何正确启用“心”法的“知识”，就要运用“五重唯识观”，逐层深入，以便形成完整、系统的唯识观法。法师说：“观，就是我们实际修习唯识最珍贵的仪器。我们要转迷成悟，转凡成圣，就全靠这点不花本钱的法宝”。从该文对唯识学名相的通俗串解，可以看到明老的无碍辩才，且能教授如何依唯识学理起观用，在生活中不碍诸法平等而行持，实非全面掌握者莫能承办之。^[14]

善将五蕴析无我^[15]

自20世纪50年代，明老便思考用“五蕴皆空、万

法唯识”来解决人生偏执问题，如发表在《现代佛学》的《什么是五蕴？》^[16]，明老认为：“五蕴，绝不是什么幽玄深渺而不可捉摸的空洞理论，而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内可能体验的，把捉的，作为活生生地研究之对象的东西”^[17]，佛说五蕴，“就是破除众生主观上妄执

‘实我’的一柄锋锐的宝刀”，“佛说无我，并不是要求众生变作冷酷墟里面的僵尸，相反的佛说无我，正是要求众生通过这一理论的认识，好从庸俗的自我内解脱出来。”另有一篇《对于唯识三性的一些体会》^[18]，该文倡导破“主观遍计执”，运用唯识佛学指导生活。明老的体会是“依它缘起性，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圆成实性，就是客观存在的真理；遍计执性，就是主观不能适应这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真理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知识和由这种错误知识所构画的一些虚幻假相”。必须认清“遍计执，就是无明、是烦恼的根本，生死流转的缘由”，应“根据适当条件不断加以改造和提高”，“依照佛法的指示，面向客观存在的事实，沉审谛观，逐渐明白了这里面依它起性的缘生规律，可能就算摸住了一柄打开佛法大门的钥匙了吧。”运用唯识三性可以

认识问题实质,首依“二空所显之真理”,改造主观世界,再依圆成实性来改造客观,庄严客观。

上世纪80年代,因居士、法师的来信、来访等各类请益和净慧法师主编《法音》杂志等因缘,明老又开“文字般若”法门,为大众宣讲如何破除“执身为我、执人为我。”

较早资料是1980年的《致能证(曹居士)函》,针对“执名为我,执身为我”,明老说“虽是小事,却是腐蚀法身慧命的烦恼贼,必须下狠心对治。”^[19]又开示“读‘我’比读经更重要,你信不信”^[20],不久即给予具体的指导,说“佛法似乎特别重视自我改造,尤其认识上的改造,所谓转识成智。实际也就是转染成净,转凡成圣的核心,不能转识成智,在佛法内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认识,只是我御用的工具,依附于‘我’的,有不有控制、运用认识的‘我’?”^[21]“佛教所说的第七识,主要是在说明这个‘我’,如果识破了‘我’,人也许会变成我的。”在破除世俗的“我”时,信愿理想的人生,圆满的我。这个我不是神秘的、单独的另一种存在,就在当下的“我”这里,只需去除“污染”便会显现“真如”。用“万法唯识”可阐释净土为什么在“心”,故只要“心净则国土净”。“唯心净土”^[22]思想促进了“人间佛教”^[23]的发展,明老是自太虚大师之后倡导“人间佛教”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1年在《致吴普明函》也提到“心身的问题”,次年则明说,“心与身虽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心终不是身。在中阴身(亦是色法,如梦中影,是心所摄持的)投入母胎时,心即与父精母血相结合,执父精母血为身为我”,“我们执身为我,身我不分,于是身就在生活中成为主人公,而心反为形所役使”,如何解决?“第一,你应该相信自己有一颗心”,而“思想、感情、意志、欲望,皆是心的组成部分”,如“抱住臭皮囊不放,顽固地执之为我,以为我有生死,不能了脱,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不仅以身为我,还以我为人——人我两个概念是有矛盾的。人是由肉体和精神组成的——因此流转生死的,不是身,是精神,是心”。

1982年,明老给主编《法音》的净慧法师说:“要活

跃一下佛学的研究”^[24],后“考虑研究佛学,对心没有明确概念,终不能抓到痒处”^[25],就准备采取“五蕴皆空”,因之阐释了“人生现象、人生的本质、人生活动的规律性”,且具有“佛学”独特色彩。^[26]

1981年,《法音》创刊,明老写作《身非是我论》,就生活中的现象分析出“执着身体等是我”是错误的。文中说“身不是我”,“身与我是有联系而实有区别的”,“我”这一概念是属于精神范畴的,举五种日常生活的现象,说明皆不是“我”,而我们执着为“我”。济群法师在教授《解深密经》时,常引用明老的开示,启发破除身执,可见当年明老的深广影响。^[27]

同年,第三期《法音》明老以《精神的试析》,正式确立以唯识分析“我”的问题。引“佛学认为人是五蕴假合而有的,是完全彻底可以改变的”,明老认为“色,物质,摄有五根、六境”,“受、想、行、识,即是精神”,“识有八个识,相当于思想认识”,明老强调识为心王,是精神结构的主要成分;受、想、行,皆是心所,为精神结构的次要成分。关于精神是什么?“我初步认为:精神是以我为中心,概括了思想、感情、意志、欲望的混合体”,“精神,是活蹦蹦的力,是不甘沉寂,时欲向外突出的力”,而“身不是我,只是我的标帜,我所役用的工具”。作者由此感叹“人生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认为“从不同的渠道,共同探索人类的主观精神,似乎是时候了。”

1982年第二期《法音》,明老以《感情、欲望、意志——精神的试析之二》为题,详细的分析“我”的“三个心所”,且强调了条件对人的精神的重要性^[28]。文中明确提出“受心所,即感情;欲心所,即欲望;思心所,即意志”,明老认为这样的划分“对于我们认识自家的精神,或亦能起一些借鉴作用。”

明老想说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绝不仅仅只有身和物,实实在在是还有精神的;而精神又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而是有其具体内容和无比强大的力量的”,“人们的生活,应该是精神的体现”,我们反对“淤浊的”、“阴暗的”精神生活,认为“创造条件,加强力量对比,可以转化为光明面的。”

关于解决的办法,明老认为要转识成智。“唯识学在这点上是有其苦心的,之所以独尊识为心王,是要把人们思想认识摆在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位,通过对主客观事物的不断观察研究,能够逐渐把认识磨冶成智慧,成为清醒明澈的认识”,“这里补充一点未尽之意,能依据我法二空真如,把思想提炼为智慧,感情陶冶为大慈大悲,意志磨砺为大雄大力,欲望熔铸为大愿大行,我也就塑造成为佛了。”^[29]

同年九月,《相宗络索管窥》就唯识第六、七、八识发表了看法^[30],目的为“对自我进行改造”,“解决有关‘我’的认识问题”,批判“我们日常以身为人,以身为我,完全是第六意识的主观执着,身本非人非我。”

同年第五期《法音》刊发《“想”在生活中的特殊作用》,该篇勇于纠正了前篇的一个错误定义^[31],“以为我们的内识能够直接认识外境的观点,实际上是臆造的、错误的”。名言,是安立在“我”所摄立的影像上的,作者勇于撰文纠正前篇的失误,是因为觉得“人的认识”的问题特别的重要。“我们不能不惊愕古代那些佛教大师对人生观察的精辟”,且我们“只有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才是净化人心,救治时代精神病的金丹。”

1983年,第四期《法音》刊发《百法明门论臆测》^[32],这是明老以唯识义解“我”的阶段小结。“本论以百法反映人生具体内容,否定以身为人、以身为我的观点,认为人是有精神的,而精神结构中作为殊胜的,是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应该把它放在生活的第一位。”

“我认为还有它的现实意义,是能为今天的人生作借鉴的”,因“佛学并无实法与人,只是要人断除自己主观上的我法执”,故“不应执身为我,也不应该执什么精神为我。”^[33]明老坚持一贯的立场“离世间法无佛法,只有在世间法中,才能找到佛法,只有在世间法的实践中,才能找到真正的佛法。”

1984年,第六期《法音》刊发《续身非是我论》。该篇总结“三点概括,二点猜想”。如下:“人是有一点精神的——人是身与精神的组合;人的语言行动,是受自己思想支配的,因此必须做好思想工作”,“精神是依附于身的,与身有密切联系,却决不是身所能局限的。生活

中有人有我,有思想感情,有意志欲望,且皆是能在生活中起作用的。”明老承认前文中“我”是人的称谓,“是事实,但不是生活中的重要事实”,“我是组成主观世界的核心,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有力量的,人类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1985年,第三期《法音》发《什么是“禅”》,文中提出“我、心、身”研究的重要性。

1986年,第一、二期《法音》发《“五蕴皆空”的研究》,副标题是佛学的人生观。从人生的构成分五种现象说起。“因迷信主宰作用,亦即迷信自由意志,这是会害人的”,恐在破除身执后又执“我”,夸大“主体的能动性”,故以缘起法再消除之,云“人生的本质及其规律性,本在人生的现象之中,非离现象别有本质。”

1988年,第七期《法音》之《人、我、身的区别与联系》,明老说“我是欣赏这篇不像佛学的佛学文章的,它有一点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该篇对前段观点作了确定:“我认为佛教所说的心、心所就是现在所说的精神”,“人,绝对不是指具体的人,而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标志生物类别的概念,即人类”,“身,人之所以为人,是有他的特质的,这绝不是我与身所得而有”,“我,人类的一切人皆即是我,身非是我,人类的每一个我,都要依赖大自然才能生活,要依赖人类社会才能生活。人类的每一个我都与大自然、社会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

明老在《试论五蕴无我》中说,“坚持认识上的错误,这是形成一切苦厄的根源,需要用‘五蕴皆空’这个佛理来破除认识上的错误。因为人及人的生活,是由五蕴积聚而有的。执着空、有皆错,执着,只是主观认识的错觉。如何‘转识成智’是学佛的中心问题。”

结 语

李克居士曾经对明老的佛学研究作过总结^[34],且评价法师的修学特色:“他解行相应,注重领会佛法的精神实质,结合实际进行参究,无疑是他一生持学持身的最大特点。”离执在《明真法师略传》中说:“他的佛学思想的特点是:强调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认识了

这两点,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安乐(涅槃寂静),把佛教哲理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随时随地利益人群。他的修持工夫,是真真实实的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曾经亲近过明老的净慧法师说:“明老的文章、道德和他在佛法上的修持和见地,都是极难把握的。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在平实中蕴含着深刻,看似平常^[35],却难企及”,“我感到他的心态始终是恬淡安适,如入禅定。”

明老的文章开示了唯识佛学的大机大用,明老的德行昭示我们要用佛法指导我们的现实人生。至诚恳请长老在常寂光中慈悲普照,加持人心净化,世界和平! 阿弥陀佛!

【注 释】

[1]1940年,佛教界为了爱国救难而在广西桂林发起创办的刊物。发起人为道安法师,巨赞法师为主编,明真法师等为主要撰稿人。

[2]道安(1907-1977),湖南祁东人。曾任南岳佛学讲习所所长、祝圣寺住持、广西佛教会会长、桂林能仁寺开山住持、台湾台北松山寺开山住持、善导寺住持、台湾“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3]出自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在明真法师示寂回向法会上的讲话》。

[4]出自台湾《狮子吼》杂志之《缅怀现代僧宝典型》一文。

[5]《民国佛教年纪》,作者:尘空,《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6册。

[6]“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明真法师讲唯识,道公讲俱舍。在未开课之前,四分之三的同学都选唯识,选俱舍的寥寥的几个人而已。……到了正式上唯识课的时候,高级班的同学全部去旁听。”《忏悔》,灵根法师。

[7]原载1977年2月8日台湾《自由报》一版,后收录《道安法师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8]南岳默庵、道阶等天台宗僧人,亦兼习唯识宗。

[9]有记云:“三年,发深无钱剃,衣烂无布补,胸怀坦然。不受馈赠,不饰仪相,不逞机锋,平平实实,似对禅理有所契悟。”

[10]《湖南省志·佛教》记载:“从民国十八年起至1949年止,共计办了七期……主要是讲授有关唯识宗教义……由灵涛讲《因明入正理论》,明真讲《成唯识论》……”

[11]唐大圆(1885-1941),湖南省武冈县竹篙塘(今洞口县)人。是民国时期以专攻法相唯识学见称的佛学家。

[12]《道安法师日记》,1948年12月6日,星期六(十月廿四日)

[13]《南岳之光——纪念灵涛上人示寂40周年》,《法音》1991年第5期。

[14]第一、遣虚存实观;第二、舍滥留纯观;第三、摄末归

本观;第四、隐劣显胜观;第五、遣相证性观。

[15]明老示寂周年灵塔落成纪念法会上中国佛学院全体师生北京法源寺两序僧众和南敬奠语。

[16]《现代佛学》,1955年第4期。

[17]《什么是五蕴》:“色蕴,……这是思想活动的物质基础。”“受、想、行、识四蕴,通常称为心法。若再加以分析,识蕴为心王,其余三蕴,概称心所有法。通俗一点,就是心理,或者说就是思想的活动。”

[18]《现代佛学》,1955年第11期。

[19]《明真法师文选》,“致曹劲松(能证)函”,1980年3月1日。

[20]《明真法师文选》,“致曹劲松(能证)函”,1980年3月25日。

[21]《明真法师文选》,“致曹劲松(能证)函”,1980年4月13日。

[22]是指心为一切的根源,净土是心的显现,是唯心所变,净土实存在于众生心中。主张从心上体悟佛与净土,即观自心以显自性之弥陀与净土。

[23]中国佛教的两大革新,一则为开创中国禅宗,二则为举扬人间佛教,都没离开南岳及南岳僧人。

[24]《明真法师文选》,“致净慧法师函”,1982年1月10日。

[25]《明真法师文选》,“致净慧法师函”,1983年10月3日。

[26]《明真法师文选》,“致净慧法师函”,1985年10月10日。

[27]“一个人在没有学佛前的思想往往是不正确的。知见有五类:1、身见:执身为我。过去中国佛学院明真法师写过一篇《身非我论》的文章,专门讨论色身不是我的问题……”济群《解深密经讲义》。

[28]“受,感情,……是在一定的主观条件下所形成的,也是能够改变的”;“欲,所乐境……虽非善法,实亦非烦恼法,而认为它是中性的,可善可恶的”;“思……造作是为了达到欲望所采取的实际行动。”

[29]1948年的《五重唯识观》:“佛法着重运用理智洗练情欲、控制情欲,彻底了解情欲是什么事体。情欲是任何人都压杀不了的,佛也压杀不了。我现在可以大胆地妄谈一句:我人之知,即佛大智;情,即佛大慈;意,即佛大雄大力。佛,既是凭着这些珍宝形成的,我们没有这些珍宝,也休想成佛。”

[30]“愿对书中阐释的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紧贴日常生活实际,分别谈一点初浅体会。”

[31]“我在《精神的试析》一文中亦说‘想’,约当‘观念’。这实际是不符合原义的。”

[32]湖南省佛教协会编印《明真法师论文集》,另有关于《百法明门论》的《探索》、《启发》两文。

[33]《百法明门论臆测》:佛法说空,只要人不为世间法所缚,也不要为佛法所缚,应无住而生其心。

[34]《“大仙”袖子明真》(作者:李克)

[35]“越是高深的境界,越是巧妙的教学方法,看上去总是那么平常,那么平淡。”(净慧法师)